

# 遇到谁，就把春天送给谁（组诗）

阿华

薄薄的是《诗经》

如果觉得不够，那就再带一本  
厚厚的《植物学》

一棵蒿草高过三月和四月

梨花在二楼的枝头沉默，地锦在  
白色的院墙上  
听G弦上的咏叹调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一棵蒿草，高过了三月和四月  
没有人告诉它惊蛰和春雷  
它还是会靠风和云来判断“一场春雪落在了田垄，绿色的  
卷心菜上还顶着雪……”它的担忧是真的。夜归途中  
我踩着满地的落叶走路，还没有  
看到天上的星光一棵蒿草，高过了三月和四月  
哀伤的春天之后  
它还是要为明天铺好新的纸张“杯中的啤酒花开始歌唱  
请相信  
沉寂的石头，它就要开花！”

蕨类的春天

蕨类们蜷缩着叶子，探着头  
像婴儿举起了小手这些缀着雨水的植物，都带着  
向上生长的螺旋桨“风轻云淡的抖音中，蜂虫的鸣唱  
才是最好的伴奏。”花朵盛开的早晨，铁线蕨  
和狼尾蕨  
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安慰——春天真好啊，春天的善良  
总是见者有份

蕨类们心底的旧伤，被悄悄地治愈

卉木志

我不识人间的柁木，雪松  
也不识栎树和水杉  
这让我，总是羞于在人前，谈草木  
包括野杜仲，和乱蓬蓬的剑麻昨日，河水暗涨，我想去山冈  
看遮天蔽日的蒿草，撑起蓬勃的叶子  
也看山笋和地衣，心肠柔软，骨刺坚硬  
日月之外，参悟的生死“春风吹卉木，大海放禽鱼。”  
迟迟而归的春日，平和温暖  
草木生长的愿望，却如火山  
泉涌，焦灼，无法阻拦这些人间的橡树，槭树，花椒树  
枝叶涣散，在春天里  
它们呼应了一个沉默者，内心的空旷

春日迟迟

口吐莲花的人，羡慕的是禅定和灵修  
小睡的人，在梦里也说春天的事  
可是没有羽毛，它怎么飞回家

遍地的野荠菜，还没发绿芽

有人轻轻地撩拨它  
可是没有暖阳，它们怎么开枝，怎么散叶到了四月，梨树才会开出白色的花  
这密集的忧郁，一年一次  
但风从来不问，它是为谁白的头燕子每年回来一次，院子里的老槐树  
也从来不问，它是凭着什么  
找到自己去年的家别在意啊，它们的讷言和沉默  
它们只想遇到谁，就把春天送给谁  
每年都是这样——蟋蟀草匍匐在杂灌木下，更远处  
是密密匝匝的黑松林

时光曲

我走在岸边，我的心散落在江水里  
我去上游，只看到连绵的山体  
和繁华的落日春天泄露的天书，一次次被草海淹没  
我去下游，跌宕起伏的  
不是蓬勃的灌木枯树上长木耳，琥珀里藏着泪  
我且忆且悲，是个颓废的病人  
在藤萝树下抄写经书，在草地上沾花惹尘时光若是踢踢踏踏，摇摇晃晃  
我就与它一起，倾斜，起伏，汹涌，动荡时光若是一团，一卷，像茧子里抽出丝  
我就与它一起，发光或照亮我从来不希望，那些盟誓，泪水，轻怜蜜爱  
还能沿着芦苇的芽苞，重新走回来日子总是杂沓啰唆，可庸常繁  
忙的碎隙里，我喜欢让自己停下来，  
静下来，与自己相处，与喜欢的事物  
相处。比如花季，邀三五好友赏花，固  
然挺好，可偶得的短促闲暇，实在不  
够呼朋唤友，我就独自去会晤粉  
的海棠、红的紫薇、黄的榆叶梅、白  
的野棠梨……在宽广的天地间，我自  
由自在，无拘无束，孩子般在大小花  
枝间跑来跑去，把每一树花都耍来  
回打量上好几遍。花的浅淡、随性，  
盛放时的热烈、惊艳，以及凋谢时随  
风飞舞的洒脱、坦然，无不蕴含着一种  
生命的智慧与哲学思考，无不给人  
以生命的启迪与超越，达观与释然。  
其时，柔柔的小风绵软舒坦，空  
气里有阳光和泥土的气息。我悠  
闲地流连在花丛间，听着花儿开放  
的声音，听着鸟儿在繁花深处的悄  
悄话，内心轻松简单，和悦芬芳。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待在小书  
房里听《舒伯特小夜曲》《平湖秋月》  
《蓝色的多瑙河》……那一刻，我贫  
乏粗糙的内心也变得丰富柔软起  
来，伴随着音乐情绪或忧伤沉郁，或  
明快激昂。一次，在循环播放《蓝色  
的多瑙河》时，斗室里春意盎然，河水清  
凌，花木竞艳，飞鸟欢唱。春天的讯  
息乘着音乐的翅膀，将我带到了从未  
踏足的多瑙河畔，我在多瑙河畔的春  
光中欢快起舞，自在漫步，恣意奔  
跑，心灵的山河在那时那刻里多姿多  
彩，蓬勃烂漫。一天下午，难得工作提早结束，我  
赶忙走出办公室，想去看看久违的  
黄昏。一小会儿，我便来到马路对  
面的大学校园里。夕阳悠悠的余晖  
落在慵懒疲倦的大地上，校园里花  
草树木昏昏沉沉的，枝叶间散发着  
啾啾微弱的柔辉，这一切都让我  
很喜欢。天气并不寒冷，晨曦园内  
干净幽雅，多有情趣。冬日夕  
阳里，那些落光了叶子的树木枝  
柯疏朗，玉兰与桂树深深的绿  
荫里鸟鸣阵阵，梧桐枝上有个大  
鸟窝高悬醒目，雪松林里六角  
飞檐的恩师亭安谧灵巧，还有曲  
径长廊边那处石桌石凳，微风  
里“飒飒”起舞的翠竹，都让人  
很开心。我在这里随便走走看看，  
偶遇一丛竹子，竹竿深紫色的，感  
觉很异样，手机拍照识别后得知是  
紫竹。本就喜爱竹子，没想到竟  
认识了紫竹，感觉好似红尘遇良  
友，满心欢喜！走时，默默思忖，  
日后一定要再来看看的。去年在东郊散步时，遇见一处梅  
花，十六棵棵不大不小的老梅树  
便记在心间了。今年年前约婷姐  
一起去看梅花，打算顺便晒晒太阳，  
去趟龙凤道观。不巧梅花却没有  
开，枝头满是深红色的小花苞。我  
们毫不失望，照旧在那些梅花  
树中间跑来跑去，一逛就是小半  
天。我们看看这树，瞧瞧那枝，似  
乎缀满枝头的是许多期盼已久的  
礼物与热腾腾的快活。末了，我  
俩站在北环后的高坡上，高嗓门  
呼喊着，挥洒着心中久违的快乐。有时得闲，精神尚好，我会将屋  
子好好打扫整理一番：擦地板、  
修花草，整理书桌与阳台，让零  
碎的物件各归其位。然后沏一杯  
茶，切一盘水果，独自安静地坐  
着，啜着清茶歇息。柔柔的阳光  
从明亮的玻璃窗伸进来，落在房  
间里，也落在我的心里，我感到  
惬意而安然。这样的午后，我也  
觉得很美好。近些年，安静已成为我的一种习  
惯。冬月逢雪，我会静静地坐在  
阳台上。书桌上的茶花开得正好，  
桌上红茶徐徐飘香，窗外天色  
灰青淡雅，不亢不卑，万里长空  
白雪飞舞，窗边光秃秃的合欢  
树上，两三只不怕冷的小雀顽皮  
地欢闹着。我腾出心思，给花，  
给茶，给窗外的世界。渐渐地，  
山川万物都被上了莹白的羽衣，  
和我一起默默倾听着此刻苍天  
与大地的窃窃私语。远山、旷  
野、雪花、楼宇，以及屋外楼  
下的一切……都是老相识，我们  
安心踏实地相互陪伴着，放任  
和满足着我对于一个冬天的所有  
想象与思考。一直存活在世俗之外，像一个人  
孤居于空气之中，与周围的繁  
芜格格不入。然而每次这些时  
候，我却如同一只栖居丛林的  
小鸟，沐浴清风，无拘无束，松  
松自在。

清欢

孙荣



初春记

从天堂跃入人间  
弹性的水有着精确的计算  
与身边太阳的光芒相比  
它的纯净里加入了些风的重量有时候，这流水也暗含着  
猜测，打探，确认  
在河流拐弯的地方  
先是犹豫，然后才是一泻千里  
转瞬即逝我已不记得，春天赋予这田野  
多少明亮和开阔  
但我却知道，种子在地下膨胀  
树木的枝丫天天向上我熟悉这样的心花怒放  
现在，忧伤还没有笼罩它

溪水喧哗，却比雨声更轻

每年春天，斑鸠都会带来  
新的种子和记忆少女也爱春天，她们以花粉  
过敏者的名义  
爱着山野里的芨芨草和波斯菊那些植物，都是一年一生  
一年一死

雨水使它们成为春天馥郁的一部分

春天去爬栖霞山，我会带着一本

商洛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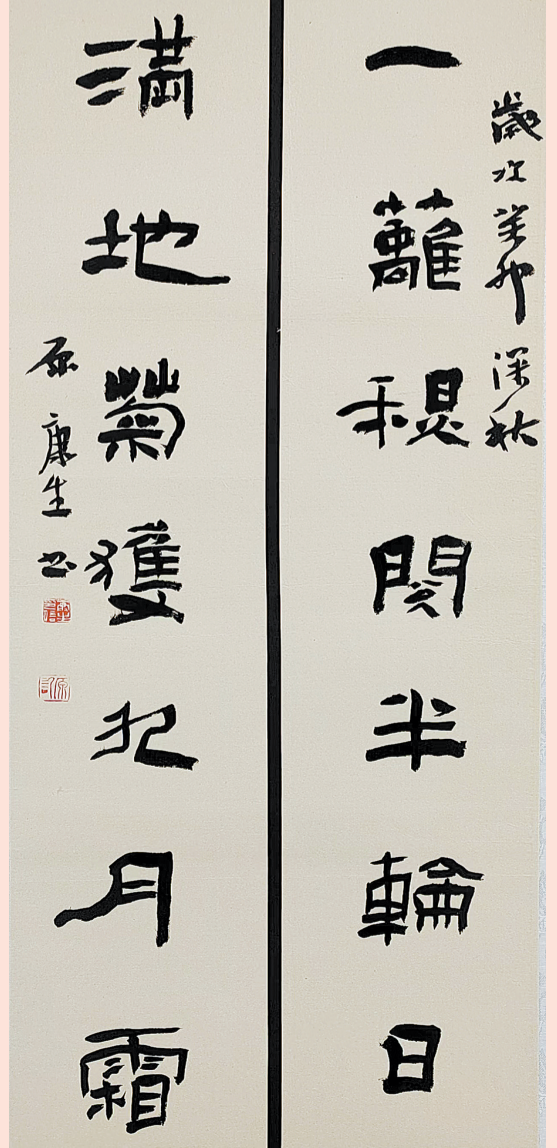
(总第2563期)

刊头摄影 杨金



## 老家金陵寺

李冲

老家金陵寺镇，在商州区也算得  
上是大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曾经的小  
学生、中学生，后来考上大学，翻过  
秦岭，我见证了金陵寺的辉煌和落  
寞。参加工作后，我更为真切地感  
受到了金陵寺这一神奇土地萌动的  
生机、勃发的活力。拉开记忆的话匣子，还是从小时  
候说起吧！老家多山，“开门见山”就成了  
调侃的一个话语，可用在老家，实  
是在合适不过了。站在庭院，就可  
以看见门前的高山，俗称“北崖”，  
北崖可是名副其实的悬崖，山上有  
很多中草药，满山的白栎松，由于  
山过于陡峭，上山采药就成了奢望。  
因其险峻，难以攀登，加之山上有  
许多洞，就为北崖增加了些神秘色  
彩。北崖横亘在管家坪和熊耳山的中间，  
将川道一分为二。后来，熊耳山  
中学合并到金陵寺中学，我才有机会了解熊  
耳山。虽说熊耳山离家不远，可在  
交通不便的年代，短短的一段距离  
会变得遥不可及。我上小学期间，作为曾经的工业  
重镇，金陵寺镇已慢慢走向了落寞，  
随着工人从电石厂、铁厂下岗之  
后，铁厂院子便逐渐荒芜了，河北  
岸的职工宿舍改建成学校，和金  
陵寺中学连成一片。接触了更多的  
同学，才更多地了解了金陵寺镇。  
从我的那些同学口中得知了更多  
的村子，知道了“鱼米之乡”的全  
湾以及全湾水库。我们沿着河道  
打鱼，去全湾水库游泳，也曾骑  
着“二八大杠”去土地岭飙过车，  
下过水库扯马莲，上过显神寨遥  
望商州城。班级有许多从熊耳山中学转下来  
的学生，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才  
更多地了解了熊耳山。熊耳山煤  
矿，矿上工人的生活，让人眼花缭  
乱的澡堂子，听着他们绘声绘色  
的描述，这样的生活成了我多年羡慕的生活。金陵寺中学离  
我家四里地左右，石灰窑依山势  
修建在路两边。依托着金陵寺得  
天独厚的石灰石，石灰窑如雨后  
春笋般从熊耳山山脚一直建到  
房店村。金陵寺镇的石灰粉白  
细腻，是粉刷房子的上等材料，  
烧制出来的石灰在商州、丹凤、  
商南、山阳供不应求，甚至远销  
河南。石灰窑烧制石灰，大量煤炭排放  
出的黑色烟气笼罩着山沟，变成  
了人们挥之不去的阴影。后来，  
生态环保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得到更  
多人的认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  
为之努力。一些厂子关闭后，越  
来越多的人走出深山，奔向北、  
上、广、深谋求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在西安等地站稳了脚跟，劳务输  
出成了金陵寺镇一张亮丽的名片。参加工作之后，欣喜地看到了家  
乡金陵寺的发展变化，陕南移民  
搬迁、美丽乡村建设，让千年重镇焕发出勃勃生  
机。曾经储备粮食和水的罐罐，这  
一生产工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  
遗产”，得到了更多人的传承。观  
“熊耳日出”成为网红热点，去  
熊耳山显神寨登高望远，被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青睐，管家坪的玉  
石、鸡山以及千年银杏树，被更  
多的人熟知。每当有人问起：“老家在哪里？”  
我都会自豪地说：“老家金陵寺，  
出了商州城往西，过了已经拆掉  
的收费站旧址，旁边正在建设的高  
铁桥下有一条小路，那就是通往  
金陵寺镇的路。”在这条路上，  
有一座牌楼，两边刻着这样一副  
对联：千年古镇腾飞在即，一方  
热土开发正酣。短短的一副对联，诉不尽沧海桑  
田、斗转星移、日月变迁！经过  
一个冬天的蛰伏，那些蓬勃萌  
动的生机，正在蠢蠢欲动，美好  
的春天即将来临。家乡金陵寺  
的春天也即将来临，也必将来  
临。

书法 原康生 作